

编 号：

# 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选编

(二)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 说 明

这个材料是根据一些单位的揭发选编的，供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参考。

# 目 录

- 一、江青九月二十七日在清华农村分校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1)
- 二、江青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清华农村分校花生地里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4)
- 三、江青九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工程物理系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9)

## 江青九月二十七日在 清华农村分校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半，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散布了许多反党言论。

### 一、吃午饭时：

觉睡得很好，时间虽不多，质量很高。我到这儿是养病的。和你们这么多好人在一起很高兴，吃的多，睡得好，以后要和你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地头批邓。（有人说：希望首长多吃一点，保重身体。）斗争这么激烈，我是要注意身体。我看了一个材料，可以和大家讲一讲。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全国有许多单位批邓处于中间状态，希望你们清华批邓批出新水平。（当×××同志谈到她和走资派斗争，挨她们大队副书记一家人打时）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讲到这儿，把正在喝汤的汤匙扔到碗里就不吃了，愤愤而去，谢静宜急忙上前扶着走了。）

### 二、下午在花生地里：

（下午近四时，江青骑着马从大马路上到了花生地。）我年老多病，其人奈何。但我不服气。主席最近教导我：一张报纸要从头

到尾看完，我现在正在培养这种从头到尾看完的精神。（朝农一个人说：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盼望您到我们那去。）啊！你是朝阳农学院的，明年我到你们那儿去。（朝农的人说：我们盼望您早点去。）那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工作允许，二是我不死。（有人说：您要好好保重）精神不死，我还要斗。我要好好恢复，尤其是记忆力。我被他们迫害得很厉害。我要保重身体，好好工作。（有人说：和您在一起，就象和毛主席在一起一样。）不在一个人的去留。死的就算了，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要自己动手，在延安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也上山开荒去了，我只会用镢头，后来就纺纱，我是织毛线。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注：下面这段“故事”和这份材料中的许多内容，都充分暴露了江青讲假话，伪造历史，欺骗群众，搞阴谋的丑恶面目。江青经常吹嘘她到洛川这段历史，吹得驴头不对马嘴，矛盾百出，是很可疑的。）记者在不在这儿？记者不许记。讲我学骑马的事吧。先讲我骑毛驴，那时我在白区工作，从老北京西直门外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到香山去，要骑毛驴，……九·一八事件，你们记得九·一八是哪一年？日寇哪一年入侵咱们的？（有人答：一九三七年）好象有错误，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那时我怕当亡国奴，所以找共产党，去延安，走到半路上，车也没了，路费也没了，尴尬得很。正好碰上一辆运粮车，还有一辆车装得比较空，上面有三个人，你们猜是哪三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秦邦宪（博古），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我就见过那么一次。我要他们带我走，他们不同意，说你还是坐粮车走吧。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借马，我就去借马。人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我骑上去了，马不是吃草就是往回走，我下来了，折了

一根柳条，又爬上马，在马屁股上使劲抽了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众：马快跑起来了。）那马没命地跑，一直从××跑（没听清）……我想这下完了，非要把我颠下来不可，跑出好长路后，马也累了，我也颠得浑身疼。到了洛川，那时党中央正在开洛川会议。熟悉毛选的同志知道有名的洛川会议。当时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我当时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住，但我想，要挺住。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一个地拉手。当时没见着毛主席。去延安时我搭主席的车去的，我不知道是主席的车。

## 江青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清华 农村分校花生地里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江青又窜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了许多反党黑话。

〔当念中央四号文件时〕江青说：先武装，然后批判。你们的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读完四号文件第三段时〕你们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

（答：听懂了）那我给你们提个问题，什么叫做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答：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差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讲了不少，但还缺一点东西，也许我说得不对。说听懂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吧！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何理解？这是指示的要害，没有明白这个，就白学了。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有没有区别？主席讲了，有人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的。不学习拿什么批邓。邓小平可以说，你说我是走资派，我不是资本家。你怎么驳倒他？（答：比资本家还厉害）邓小平没有开工厂，他实际上比资本家厉害。苏修就是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不是法权，是特权。

我这个官不算小了吧！要搞投机倒把，门口的吉普车装不下，可现在我连一辆自行车也搞不了呀。

邓小平、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林彪要灵芝草，长生不老。这其实是迷信，实际上是要全国向他们进贡。邓小平搬了几次家，最近盖了房子，花了多少钱？（答：四百万）那还不算人工，不算地下建筑，他还要工人在墙上刻花，工人说不会，这才作罢。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不能那样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少数人支配一切。

邓小平他们有勤务员、警卫、秘书，都是国家派的，他一个钱不花。资本家雇人要精打细算，还要给工资。邓小平的工资是四百块钱，和主席一样。主席降了几次，还要降。邓小平说：工资不能再降了，你们家孩子少，我们家孩子多，再降不行了。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他有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他们是党、政、军、文全部垄断，大垄断集团。对外搞投降，对内搞法西斯。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原来的资本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谢静宜：大笔一挥，合作社就给砍掉了）二十万。（谢静宜：大笔一挥，就把石油卖出去了）不只石油、煤炭，外贸部清查，有些东西宁可烂了，也不内销。邓小平他们卖国，我给同志们讲两个例子，是国耻。美国的一个资本家送给外贸部一个二十七公斤重的大铜牌，上面刻了字，其中说，非常感谢中国工人阶级的有效劳动。什么是有效劳动呢？就是使资本家发了财。邓小平不仅卖我们的煤炭和石油，而且把原布大量出口，压价了再压价。什么是原布，就是织好了没有漂白没有染的白布，以致使得美国抗议我们是倾销。同志们，我们八亿人口的穿衣问题还是很困难的，我们有许多印染厂，为什么不在国内染好再卖呢，价格就会提高好多倍。还有一个例子，日本的一个资本

家死了，在遗嘱上写着：你们不要忘记，我要破产了，中国人又让我发财了。我们制造的药品是很好的，外国资本家买我们的，到了香港，换了包装，又卖给我们，要价很高哟。这些外国资本家也做不到呀，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十大财团之一，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权力把煤炭、石油卖给别人来开采呀！（有人说：他有钱没有权）一个资本家出来指挥，群众就会说，你是资本家，出来干什么呀，最后就会把他赶走。

邓小平从不讲货币而讲票子。货币是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它相当一定量的货物。为什么说邓小平比资本家还厉害呢？因为他们不仅有法权，还有特权。当然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权，他们比官僚资本主义还厉害，他们什么都让警卫员、服务员干。

江西的“鸡窝”越盖越高，越盖越讲究。叫“干部新村”，是相当漂亮的四合院，不仅自己享用，还有老婆儿女。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材料，西北有一个高干，一次正在开会，他老婆跑来就嚷：“没吃的了，没吃的了！”参加会的都很惊讶，怎么没有吃的呢！原来是他家的鸡鸭狗没饲料了。这是笑话，这不是法权吧。

我也有点法权，到哪个地方去接近群众要坐专机，有时还要有专列，非坐不可。我不能坐长途汽车，坐几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呀！组织上照顾我。过去说：“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出来不也惊动不小吗！

我买了花生是给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吃的，他们的心情不好，不比我的心情好多少。

文化大革命前，有更大的特权，军队一些干部子女，不用考试就进了大学，这是特权，文化革命给革掉了。

〔江青休息后，回来又说〕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这个提法是我自

己学习的体会，不一定科学，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驳，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资本家还厉害，资本家雇人要自己出钱，而走资派雇佣劳动力国家出工资，这是最本质的一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席讲的非常深刻。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他也没有参加，只是总结了它的经验。列宁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许提高工资，多给他面包他不高兴。后来他遇刺受了伤，身体不好，他只领导了七年。这是主席对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发展。

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要重读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四号文件，还有一个批示。（谢静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不断地复习，读了都象新的一样。你们清华北大任务很重，斗争摆在面前很艰巨，皮毛的学习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你们不要写什么东西，不要帮倒忙。新华社记者不错，顶住了。有人要他们写我的材料，他们没有写。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邓小平他们已经搞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赫还是在斯大林逝世了几年后搞的，而邓小平在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搞。他们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厉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逝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对主席的迫害你们不知道，以后再谈。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当工物系给她送苹果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 江青九月二十九日在 清华工程物理系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散布了许多反党言论。

〔有人念中央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江青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提法时〕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建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

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疑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是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疑。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权。《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算了一笔帐，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已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邓小平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搞组织路线。有的人，他可以连提多少级，收买他们。有两个人，邓小平专门批了，可以不

交水电费。他们可以利用职权，比资本家还厉害，洛克菲勒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财团，他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有签石油、煤炭合同的权力吗？可是邓小平有这个权力，他可以代表政府。有一次，邓小平说，我们有许多城市可以开放，搞旅游事业，招待外国人，赚外汇。我说，那不成了殖民地了吗？政治局也都不同意。有时，我也是孤立的，在主席生病期间，他们迫害主席，欺侮主席。我们主席，党中央的主席，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可是邓小平他们搞了一个为反革命翻案的材料，其中攻击主席是斯大林的晚年，我一看材料上写着送许多同志，但不送主席。我看了后很生气，批了，建议送主席参阅，他们看了以后很害怕，把一些人的名字圈掉了，说这个有病，那个老了。圈掉了以后，邓小平再批了“照送主席”，狠毒的很。邓小平要替陆定一、薄一波翻案。对陆定一，主席有批示，陆定一不能翻案，证据确凿，邓小平说薄一波自首，是中央要他们自首。我说什么中央？那个中央？拿出文件来。我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那个中央要他去自首，他能去自首吗？彭、罗、陆、杨是定了案的，杨尚昆是苏修大特务。他们打击新生力量，可是年轻的如果是听他的话，他可要呢。主席是最老的，我也不年轻，他们整我，可整得厉害呢。所以说，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对马列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真的看不见吗？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没有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邓小平打着老干部、副总理的旗号，连旧社会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主席那样保他，找他谈话，说“你这个历史问题究竟有没有？”他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汇报”。对他照顾的好好的，在江西给他找了个地方，可是他一回来就干坏事。七四年为“风庆”轮的问题，当时斗争很厉害，在政治局会议

上，他大骂我，气得脸上的肉都发抖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有的人（他的部下）吓坏了，他骂完了就扬长而去。后来又找我赔礼道歉，说：“我这个人就是说话容易走嘴，咱们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当时说：“我也有错误。”事实上什么两个钢铁公司，他是资产阶级钢铁公司，我是无产阶级钢铁公司。在悼念主席的时候，大家都很悲痛，我说：“化悲痛为力量，咱们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的任务相当艰巨，这样才对得起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巨大的贡献，是全世界人民的无价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不用开工厂，用权就行了。林彪也是把全国的东西一平二调，我说他就象是封建帝王式的进贡。他甚至偷文物，最近查出来，他偷了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用不着走后门，不用吭声人家就安排好了。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推都推不掉，厉害啊，糖衣炮弹。你们的苹果我是要的，但一定要按市价付款。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候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

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尽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土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悼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迫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沦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出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睛直发楞。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下面是谢静宜不让记录的一些内容（注：江青以下几段话为什么不许记录？第一、她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太恶毒，太露骨了；第二，她妄图掩盖丑恶的历史，欲盖弥

彰；第三，她的许多话，恰恰是她野心难抑、大耍阴谋的自画像）：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后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条，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她凶的狠，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孟之道那一套。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一九六四年关于

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